



大學衍義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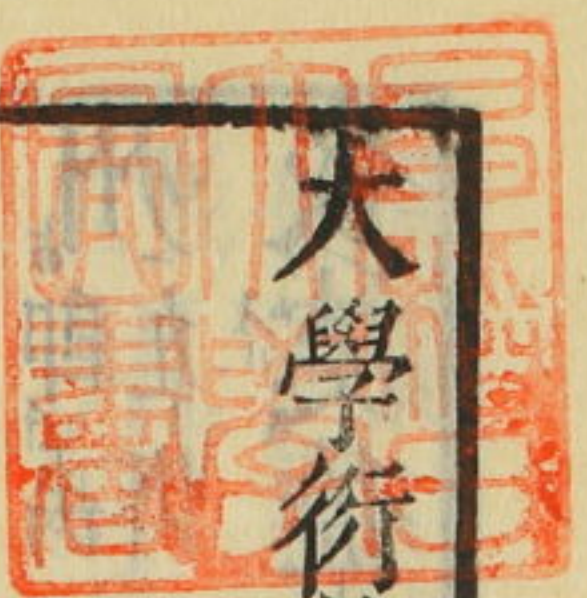
□ 12
3615
16

湖
濱



門口 12
號 3615
巷 16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四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陳仁錫

評閱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盤游之戒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

于有洛之表表洛水也十旬弗反有窮后有窮國名

因民弗忍距于河餘巴

臣按太康者太禹之孫而禹之功與天地並

大學衍義

卷三十四 盤游之戒

分類 子
卷 10(20)
通書



及再世太康以盤游之樂遽至失國天命之靡常而前人之功不可恃蓋如此自是拜專夏政寒浞又殺拜而代之非少康君臣辛苦經營以復有夏之業則禹不祀矣太康逸豫以一朝而失之少康布德兆謀四十餘年而後克復失之之易而復之之難又如此後主可不戒諸

獻歲吉切

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周武王時命百官官歲王闕闕歲戒也闕過也於虞人之歲曰芒芒禹迹芒芒廣大也禹迹禹治水所行之迹畫為九州即禹貢九州經啓九道九州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艸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拜即前拜以篡夏位故曰帝冒于原獸

言貪也忘其國恤恤憂也而思其麀牡麀牡鹿也武不可重猶重也
數也用不恢于夏家恢大也拜因夏氏之位故曰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臣按此魏絳所以規晉侯也魏絳晉大夫晉侯悼公好田故絳及之夫民之與獸為生不同而欲安其居則未始不同也故民安於寢廟而獸安於茂艸先王之世暨鳥獸魚鱉咸若者以其德之不擾也拜則反之不惟國事是恤而惟麀牡是思田獵雖云習武然亦豈可數哉夫拜因太康之逸豫而篡之已又以逸豫為泥所篡所謂與

蓋以其君
之欲溢于
外要見
太私氣象
是地交太
細縷所以
樂作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
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廩也
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
也二者歌其詩曰畜君何尤也畜君者好君也
臣按景公之本志不過為游觀計爾而晏子乃
迪之以古誼勸之以省民且深陳流連荒亡之
戒可謂格其邪心而引之當道也孟子因宣王
好貨好色之問而告以與民同樂亦此意也易
之大小畜皆以正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

為愛君也然則縱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夫
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晏子之于景公是
也奸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趙高之于二世
李林甫之于明皇是也人主其可以不察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鑾旗在前屬車在後
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
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
隱微佞臣用事則爭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
文廟稱太宗

臣按馬以千里名世之所不常有也。使入主小有馳騫之志，未有不樂受其獻者。穆王荒于入駿，幾至失國。惟文帝之心，湛然淵靜，雖世所不常有之物，皆不足以動之。此所以能卻其獻也。厥後武帝以一馬之故，至于興師動衆，疲弊中國，以求之。蓋文帝幾於無欲，而武帝則多欲矣。此得失之所以異與。

武帝時司馬相如從上至長楊獵，時天子方自好擊熊豕，馳逐擊獸，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鳥獲古之捷言慶忌之捷疾者。

勇期賁育，孟賁夏育古之勇者。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奔之獸，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技不得用，逢蒙古之善射者。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殆危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銜謂馬銜檠，車銜心也。馬致領敗以傷人也。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鄙諺曰：家累千金，累積也坐不垂堂，垂堂謂近堂邊也。

外。恐。墜。

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臣按相如諫獵之辭，惓惓忠篤，其曰胡越起于
轂下，而羗夷接軫云者，尤足以警動人主之聽。
故錄之。

武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各宮南
獵長楊，東游宜春，各宮微行常用飲酎，酎，酒新熟，以薦宗廟。八
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其地良家子
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
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且明入山下，馳射鹿
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驚禾稼稻稔之地，民皆號呼驚

聖相聚會，自言鄆杜，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
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
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久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
宮，太后宮也。上大驪樂之。

臣按自昔人君雖至無道，未有微行數出者。惟
趙武靈王偽為使者，馳入秦觀秦昭王之為入，
雖云跌蕩，猶有英偉之氣。漢武之微行也，特以
快從禽之樂，爾當時丞相御史不能諫爭，乃私
置更衣為投宿之所，可謂逢君之欲矣。自武帝
開端，於是成帝效之，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從近

幸小臣以出谷永諫曰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
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
聚僇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
身晨夜與羣小相隨鳥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
亂服共坐流酒媠媠泪散無別典門戶奉宿衛
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
在觀永諫辭則成帝之微行其醜有甚于武帝
者淫荒失道漢日以衰其作俑則自武帝始吁
可戒哉

王吉為昌邑中尉而王好田獵驅馳國中動作白

吉上疏諫曰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發發飄風貌揭揭疾驅貌顧瞻周道中心慙
兮慙古但字傷也說曰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
古之車也蓋傷之也今太王幸方與縣名曾不半日而
馳二百里百姓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
數勞也太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擲衞擲姓也馳
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筆轡身勞乎車輿朝則
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太暑之所暴炙冬則為
風寒之所壓薄數以爽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
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

屢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
 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
 發。積志食日新。厥德其樂。豈直銜縶之間哉。銜馬銜也。縶車也。
 也。鉤心。休則俛仰。詘信音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
 新吐故。以練藏。藏謂五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
 不長哉。大士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
 松之壽。子喬赤松古長年者。福祿其轄。而社稷安矣。王賀雖不
 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賜牛酒。其後復放從。音縱
 自若。

臣按王吉可謂愛君之篤矣。其論田獵驅馳之

害。學問優游之適。言言切至。使甚愚者聽之。猶
 知感悟。故雖王賀之狂。不以為忤。且賞之也。夫
 物欲之樂。有限。而理義之悅。無窮。從禽雖可喜。
 然車馳馬驟。顛跌頓撼。四體俱疲。觸風日犯。霧
 露。慄乎有性命之憂。孰若從容帷幄。儒紳環侍。
 講論道義。涵泳經術。日與聖賢為徒。足以開廣
 聰明。安固氣體。其為可樂。詎有極邪。惜王賀以
 不移之恩。雖加賞賚。旋復放縱。入繼大統。尋不
 克終。然吉之言。既可為入君進德之助。又可以
 為養生之法。故著于篇。惟。

聖明詳味焉

以上論盤游之戒

戒逸欲

奢侈之戒

伊尹作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永長也圖謀也

臣按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故伊尹訓之者如此夫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為謀者疎方是時太甲方以欲敗度縱敗禮心為二者所蔽若浮雲之翳日月未知斯言之為忠也一旦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

之源端在於此克終之美光照簡冊伊尹訓戒之功夫豈小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無間然謂無所非間也

臣按大禹於奉已也薄而於孝祖宗敬天地拯生民則皆致其厚此太舜所以稱其勤邦儉家而孔子亦謂之無間然也夫飲食衣服宮室此本心也致孝致敬勤民者道心也二者常相消長禹之心以道為主故人心退聽所欲不存其

後文王亦以卑服即康坊田功聖人用心太抵
若此茲非後主所當法與
春秋莊二十有八年冬築鄒大無麥禾二九年春
新延廡

胡安國曰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
門屈宜曰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自也人固有利
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
之隱而顧益奢所謂時誦舉贏者也誦謂力不足
以不足之時作有餘之事故曰云云故穀梁氏曰古之君人者必時
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

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冬築鄒大無麥禾春新
延廡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三十一年春築臺于朗

胡安國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
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古
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
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借亡雖有臺豈能獨樂哉
臣按春秋重民力謹土功故新廡築臺必
書之以示人君不可縱欲以病民也臣姑舉一二
事著于篇它不悉錄云

昭八年有石言于晉魏榆地名晉侯問於師曠晉大夫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且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竝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虜祈之宮地名叔向晉大夫曰于野之言君子哉師曠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十三年晉成虜祈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臣按晉平公伯主也侈一宮室而上天為之示異諸侯為之離心故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可不戒夫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地名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之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臣按伍舉之對言皆近理而所謂私欲弘侈則

德義鮮少者。尤古今之名論也。夫私欲者。人心
 之發。而德義者。道心之正。二者常相水火焉。水
 勝則火滅。欲勝則理微。靈王惟其溺於私欲也。
 是以德義之存者。幾希。及其敗也。仲尼聞之曰。
 若古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而能自克。豈
 其辱於乾溪。靈王敗死于此嗚呼。此非後王之烟監與。
 秦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
 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
 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
 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

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
 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至也。阿
 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
 阿房宮。

漢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事。曰。秦起咸陽。而西至雍。
 離宮二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
 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
 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會不得聚廬
 而託處焉。後世謂秦之子孫為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
 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

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加焉。

臣按阿房之侈，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賈山之言，既足為來世戒，而唐人杜牧又為之賦，曰：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輶轡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又曰：鼎鑊玉石，金塊珠砾，棄擲迤邐，秦人視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又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謂項羽焚咸陽火三月不滅也。詞人之賦，不無浮夸，然其窮奢極侈之狀，播諸賦詠，深宮間燕，使人歌之，以代吹竹彈絲之樂，亦足以戒。故以次于賈山之後。

漢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

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綵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示敦朴為天下先

臣按文帝斯言有二善焉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念細民為生之艱也曰吾奉先帝宮室恐恐羞之念祖宗創業之艱也人主常存此心雖勸之奢侈亦不為矣凡繼世之君多恣耳目之娛者正以不知錙銖財用莫非生民膏血而已之所處皆先世積累之餘功故也臣故曰文帝斯言有二善焉可以為後世法矣

漢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上問吾欲化民豈有道哉

東方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者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綵足履革鳥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闢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宮人簪玳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

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

臣按東方朔可謂知化民之本矣文帝之儉如彼風俗安得而不厚武帝之後如此風俗安得而不薄誠能聽朔之言去奢從儉而民不嚮風者未之聞也朔雖平時詼笑不根若其近述孝文時事則愛君之至情言治之確論而武帝一不之聽卒以奢靡敝其國惜哉

揚雄曰逮至聖文垂意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言不穿敝而已大夏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

宮殿講唄而疎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琢之巧惡麗

靡而不近斥芬芸而不御抑止絲竹曼衍之樂衍亦戰又

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幼八下笑反是以玉衡正而太階

平也玉衡北斗杓星也太階三台也

臣按人主一修儉德則玉衡正而太階平格天之功若是其速然則崇侈縱欲者其獲辜于天也必矣可不懼哉

隋煬帝築西苑周一百十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

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華葉綴于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荷菱菱茨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臣按武王之數紂曰暴殄天物蓋凡物皆天產也暴而殄之則獲罪于天矣漢武以土木被文繡議者已深譏之况于苑囿之廣卉木之多以人爲而奪造化不知歲之所耗者幾百千萬匹

而虛杼軸之力者幾百千萬工雨淋日炙不能旬月而又易之矣當是時天民之窮而衣不蔽體者何可勝數而煬帝乃以有用之縑帛委之溝壑草莽中一不之惜暴殄甚矣上帝安得而不震怒民安得而不離畔乎其致江都之禍宜也

唐太宗貞觀初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謫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也大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巳則危亾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

已下宜體朕此意也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
 錦繡公私富洽
 四年癸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
 諫曰臣見隋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數
 百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憂摩火出乃鑄鐵為轂行
 一二十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
 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數十萬上餘可
 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
 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
 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習亡隋

廣自諫

乃是受諫

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
 祭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回歸于亂上曰吾思之不
 熟乃至於此即為之罷役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按太宗鑒隋之侈故一殿之營為費無幾而
 亟已之然未及數年遽有洛宮之役由儉入奢
 其易若此此張玄素之所以諫也惟其喜聞忠
 言不諱已過雖比之於隋煬斥之以祭紂曾不
 少忤而亟從之此其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唐玄宗開元二年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
 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

殿前后妃以下毋得服珠玉錦繡

司馬光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弱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臣按人主以實心為善。則人自孚。以實德示民。則人自化。明皇之焚珠玉錦繡也。未必中心之實然。而近名之意。則有不可揜者。故曾未三年。已遣御史訪珍異於南方矣。四年有胡人上言。海內多珠翠奇寶。可往營致。上命御史楊範。往求之。範臣奏曰。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下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上使其真有崇儉去奢之志。而以

樸素為天下先。如漢文帝之不言射行。何患敵俗之不革。惟其出於矯枉。急于人知。而思信誠。慈有所不足。是以本心之侈。旋即發露。不待在位之久而後形也。然則人君之為善。其可不以實心。其示人也。其可不以實德。

以上論奢侈之戒。臣按沉湎而下。至于奢侈。皆所謂逸欲也。臣既備論之。然先儒有言。欲者不必沉湎。意有所向。即為欲矣。蓋意之所向。不知自反。即沉湎之漸也。程顥告

神宗皇帝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顯之言，真格心之要。惟聖明深味之。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四 終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五

宋學士真德秀彙輯

明史官陳仁錫評閱

脩身之要

謹言行

易大傳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臣按孔子因中孚鳴鶴之爻而發明感應之理
謂人君雖處宮庭而其言不可以不謹又推而
廣之言行皆不可以不謹蓋鶴鳴子和由氣之
相感上倡下應亦理之自然故言之善否出于
一室之間而人之從違見于千里之外一言之
出則為號令而百姓被之一行之著則為儀表
而四方見之身之有言行猶戶有樞筭有機啓
閉張弛由此而出言行之發榮辱隨之其取喻
也明矣猶懼人之易忽也則又曰言行君子之
所以動天地也蓋天地之大不可測識然一言

一行之善感格之效捷于影響其可不謹乎或
謂居室出言人誰聞之千里之外何由應之味
驪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飛燕憤恚之辭筆之
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理之誓見之詩歌皆深
宮無入私語密約無不暴白于天下後世者此
所以為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與為人主者其深
戒之

抑衛武公所之五章曰慎爾出語敬爾威儀無不柔
嘉白圭之玷也尚也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六
章曰無易由言也無曰苟矣莫捫朕舌也言不

可逝矣。逝。往也。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曰爾者皆自斥之辭。話言之謹。威儀之敬。皆人至修身之至要。柔者欲其順而非巧言以為柔也。嘉者欲其善而非令色以為嘉也。白圭至寶。苟有玷缺。尚可磨而平之。斯言之出。一有玷缺。則不可復為矣。言之不可不謹也。如是故又曰。無易由言。欲其不輕易也。無白苟矣。欲其不苟且也。言出于口。誰能持吾之舌者。既形之言。則不可追之于往。此武公所以嚴于自飭也。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稱之。

又嘗告其門人曰。駟不及舌。嗚呼。可不戒與。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臣按言欲其謹於出。故曰訥。行欲其勇於為。故曰敏。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臣按行先於言。則其言有實。未行先言。則其言難踐。故聖人戒之。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臣按言欲其不浮於行。而欲其有餘於言。此雖戒學者之辭。然自人君言之。則漢之文帝。退然

淵默而寬仁恭儉之德爲三代以後賢王之最
行勝其言也。武帝雄辨駿發見于制詔者燁然
可觀然以多欲之故卒不能施仁義是言浮于
行也。後之人主宜知所法戒云。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
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臣按子張問行者。欲行其道於天下也。孔子則
曰。言苟忠信。行苟篤敬。雖蠻貊可以行。如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亦不可行。忠信合而言

之。卽誠也。篤敬者。誠於敬也。蓋地無遠近。同此
一理。人無夷夏。同此一心。未有誠敬而人不心
服者也。未有不誠不敬而能使人信服者也。故
言之與行。必誠必敬。無一念之舍。無一息之違。
立則見其參列於前。在軍則見其依倚於衡。酒
養操存之熟。心與理一。故其形見如此。若是將
何往而不行。子張欲行之天下。而孔子教以反
之一身。是雖爲學者言。然人君之道亦不外乎
此。古管帝王能使四夷咸賓者。其誠敬有以感
之也。後世人君道不行於妻子者。以其不誠不

敬故也。聖人之言，上下俱通，大抵若此，豈獨學者所宜書紳佩服之哉。

王藻禮記篇名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臣按古道建官皆所以約飭人君之身，使之心正意誠而無言動之失也。故一動則左史書之，一言則右史書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其來尚矣。今郎舍人之設，乃其遺制。又許直前論奏，以正救于未形之先，制雖不盡古，而意則猶古也。必擇其人以舉厥職，使於人主言動無不得書，則庶乎其有儆矣。

表記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禁猶謹也故言必

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慎於言而慎於行

臣按道人以言者謂以言辭命令開導而誘掖之也。然言可以導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其必以行乎。蓋天下之理有諸已而後可責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已無不善之行雖不禁人人自從之，已有不善之行雖欲禁人人必違之。故空言不可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也。夫言出於口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一言之過貽患將不勝救行出于身亦至易也，然

不稽其所蔽則一行之差流禍或至於無窮不善者固不足言善矣而慮之不深稽之不遠未有不反而為不善者也老莊非善言乎其終為浮虛之害夷惠非善行乎其弊有隘不恭之失况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故必謹之審之而不敢苟則民亦從其化而不苟於言行矣慮終稽弊之言尤人主所宜知故錄焉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全文見武帝之學

臣按為善之道未有不不自細微始其不善亦未有不不自細微積故舜禹君臣一則曰幾二則曰幾後世人主或昧乎此是以滔天之禍或濫觴於片言繫世之患或推輪於跬音大葉反步可不戒哉

以上論謹言行

正威儀

成王命名公畢公相康王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釗康王名肩婁也貢進也非是非之非幾微也臣按呂祖謙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

之學至是始發其祕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乃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乃以示孟敬子皆近在于威儀容貌顏色辭色之間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功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躁輕縱緩自喻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天秩何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其威儀遡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則豈惟形于事見于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之間即非天命已有進于非之幾

矣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味其告語之嚴密可見其精微之察也用力于聖學者其可不從事斯語乎臣謂威儀者內心之表也內心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正此善之幾也內心不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不正此惡之幾也非之幾猶言惡之幾也祖謙以為告語之嚴密豈不然哉

抑之首章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抑密也隅角也二章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則法也五章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柔安也嘉善也八章曰淑慎爾止止止也容也不愆于儀愆過也不僭

不レ賊ハ也ハ賊者ハ鮮レ不レ為ラ則九章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ハ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十有二章之中言及威儀者凡五六抑抑云者密而又密也觀威儀之嚴密則可知其德之嚴密猶見隅角之方正可知其宮庭之方正也有諸中必形於外其可掄也哉民視儀而動聽倡而應者也上能敬慎其威儀則可以為民之法矣上能淑慎其容止不愆于儀形無僭差無暴亂則民鮮不以為法矣溫者和易之意築室者以基為固脩身者

以敬為先故此溫溫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曰德之隅此章曰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其可忽哉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

衛大夫

見令尹圍之威儀

楚圍言

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

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
 棣富而閑習貌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
 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
 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
 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
 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臣按自古之論威儀未有若北宮文子之備者
 有威而可畏之謂威威非徒事嚴猛而已正衣
 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夫是之謂威儀非
 徒事容飾而已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夫是之謂

儀然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梁襄王君
 也望之而不似君非君之威儀也令尹圍臣也
 見之而似君非臣之威儀也當是時令尹圍專
 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焉故形諸威儀必有僭
 偏于上者故北宮文子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
 得國果不能終當春秋之世聖學之傳未泯各
 卿大夫率以威儀觀人晉侯受玉惰內史過
 曰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也
 而晉侯果失國成子受服音履。祭肉也於社不敬肅公
 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而成子果卒于行

蓋威儀者德之表也。德有敬慢形諸外者亦然。故君子因其外以規音規其中。見其容止而知其福禍也。自在位有威以下九十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非盛德積于中。安能有此。為人君者。其亦勉諸。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臣按人之動作威儀。非可以強為也。天地有自然之中。而人得之以生。故動作有動作之則。禮義有禮義之則。威儀有威儀之則。皆天命一定。

而不可違者也。能循其則者。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養之以福。不能循其則者。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敗以取禍。然所謂能與不能者。豈有他哉。亦曰敬與不敬而已矣。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謂容貌之麤暴慢易也。正顏色。斯近信矣。信實也。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倍謂辭氣之鄙俗悖戾也。籩豆之事。則有可存。

臣按此曾子垂沒之言也。道無精粗之間。然君子必以躬行為本。故所貴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者。持敬之有素也。正顏色。斯近信者。存誠之

有素也。出辭氣斯遠鄙倍者。涵養之有素也。此曾子平生積學之效。故於此以告。孟敬子焉。三者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君子之所當貴。若蓬豆禮文之事。則有司存。此教人省躬務本之意也。
王藻足容重。舉欲手容恭。高且目容端。不睜口容止。不妄聲容靜。咳不噦。頭容直。不傾氣容肅。似不立容德。似有所待。

朱熹曰：自足容重以下，皆敬之目也。

漢成帝即位，丞相匡衡上書曰：聖王之自為，動容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

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太子惟道德昭穆，穆以示之。昭明也。穆穆者，天子之容。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露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謹始，願陛下留意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積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臣按：匡衡之所以告成帝者，善矣。帝亦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史氏稱其有穆穆天子之容。然湛

于酒色不知主敬以立其本則所謂威儀者亦徒矯飾於外而已非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然衡之言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錄焉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五 終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六

宋學士真德秀彙輯

明史官陳仁錫評閱

齊家之要一

重妃匹

謹選立之道

關雎 詩三百篇之首 后妃之德也 關關雎鳩 關關和聲雎鳩王鳩摯子而有別

之在河之洲 洲水中可居處 窈窕淑女 窈窕幽閑之意淑善也 君子好

逑 好亦善也 參差荇菜 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 左右流之 左

言無方也流順水 之流而取之也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

寐思服。服。猶懷也。悠哉悠哉。悠。長也。輾轉反側。皆卧不安之意。參差

荇菜。左右采之。采。取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

菜。左右芼之。芼。熟而薦之也。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漢臣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

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

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太上。謂人君也。后夫人之行。不侔

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

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正淑。不貳其操。

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移於動靜。夫

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

之端也。自上古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崔

班固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太

端也。

詩。六序曰。周南召南。止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

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朱熹曰。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妣氏以為

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閑正靜之德。

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

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

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

也。二草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末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烹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又如此云。

呂祖謙曰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歎其真王
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爲能配天下之至健
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而勿憂
天既得之矣。如之何而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獸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之不過
盪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
王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
來曰友。

大。臣按。關雎之義。諸儒盡之。唯
聖明參玩焉。則所謂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者。灼

然無疑矣。

大明之二章曰：摯仲氏任。摯國名。仲中女。自彼殷商

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摯殷之諸侯。故言自殷來。乃及

王季。維德之行。太任有身。身孕也。生此文王。四章曰：天

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

渭之涘。渭水之陽。渭水之涘。莘五章曰：大邦有子。倪

天之妹。倪。譬也。文定厥祚。文禮也。親迎于渭。造舟為梁。

不顯其光。不顯也。六章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

京。纘女維莘。纘。繼也。繼人任之事也。長子維行。長子。長女。篤生

武王。保右命爾。爾燮伐大商。燮。和也。順也。

臣按此詩言周家世有賢聖之君德合乎天

予以賢聖之配。生聖子而成伐功也。始則大任

由摯國而來配王季。相與修德。於是乎生文王。

繼則大妣由莘國而來配文王。箱與修德。於是

乎生武王。其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

天作之合者。天監于下。命既集乎周矣。故於文

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也。倪天之妹者。大妣之

德可以繼天也。文定厥祚。親迎于渭。造舟為梁。

不顯其光者。卜而得吉。則行聘禮以定之。既聘

矣。則又親迎以成之。舟梁之制於是乎始。其禮

盛故其光顯也有命自天生此文王于周于京
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者有文王以興周室有莘
女以繼大任天實命之非人能為也篤生武王
保右命爾燮伐大商者厚周家而生武王順天
命而伐太商天實右之亦非人能為也原周之
成伐功者以其有聖子原周之生聖子者以其
有聖后而聖后之生又以王季文王修德格天
之故則周家之興豈偶然哉

思齊大雅文王所以聖也其一章曰思齊大任思齊
篇名文王之母思媚周姜大姜太王之妃媚順也京室之婦人

妣刷徽音也則百斯男刷美也

朱熹曰此詩歌文王之德而推本之曰此莊敬之
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
之婦至于大妣又能繼大任美德之音而子孫衆
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速內有賢妃所以助之
者深

漢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年十三入太
子宮奉承陰后陰后光武后也傍接同列禮則修倫上下安
之顯宗即位以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子賈氏亦以選
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

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
生。肅宗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
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心不
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
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長秋，后宮名也。帝未有所言。
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立爲皇后。
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
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嘗幸苑囿，離宮
后輒以風邪霧露爲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時楚獄
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

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爲思。所納卒多有所
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乎者，帝數以試后。
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待執之際，輒言及政
事多所毘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
衰。及肅宗卽位，導后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
去兄防參醫藥事。馬防，后之兄也。帝請曰：黃門舅旦
夕供養，且一年，旣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
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
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
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

太后詔曰凡言事者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二人皆武帝時外戚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

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大后報曰吾反覆思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封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景帝后武帝母也欲封王皇后武帝后之兄丞相條侯周亞也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陰郭二氏皆光武后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

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初太夫人
 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為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
 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温言賞位如有織介則先見
 嚴格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
 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
 於永平時永平顯宗年號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濯龍中宮名數往
 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且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
 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

臣按明德馬后之所以賢於人者有五肅宗非
 其所生而盡心撫育忘已私也憂皇嗣未廣而

薦達左右如恐弗及不如息也帝每出遊幸輒
 以風邪霧露為戒楚獄之寃乘間開陳以致感
 悟多所原宥能輔佐也躬衣大練崇節儉也裁
 抑馬氏封爵不私外家也有此五者故為兩都
 賢后之最後世未有及焉者推本言之又以知
 問學喜讀書之故然則后之於學其可不講哉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隋右驍衛將軍晟女喜圖傳視
 古今善惡以自鑑矜尚禮法晟以女太宗時隱太子
 彙閱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隙俄
 為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擲不少

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廷有被罪者帝怒詔繼洽侯意解徐為開理終不令有冤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後視如所生媵侍疾病輟所御飲藥資之下懷其仁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為元功出入殿內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官霍官謂上官氏昭帝后也霍後事見可以為戒帝不聽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問太子承乾乳媪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為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

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輿疾以從官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可自安疾稍亟太子欲請大赦沈度道人後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為惡使為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豈宜以吾亂天下法時房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陛下布衣舊非太故不可棄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死無恨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之馬后不能

簡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後此謂開木源
恤未事常誠守者吾以自簡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
見之及崩官司以聞帝為之慟示近臣曰后此書可
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內失吾良佐衰
不可已耳

初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皇后所生特愛之勅有司
資送倍於永嘉公主高祖女也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
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
送公主倍於長王得無異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人
告皇后后嘆息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

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
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
不敢輕犯威嚴况以人臣之疎遠乃抗言如是陛下
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絹以賜徵且曰聞公
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且常秉此心勿轉移也
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
徵每延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
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
賀上乃悅

臣按文德長孫后之賢其行事皆可為後世法

謹選立之道

方太宗之怒魏徵也。非后從容開採，則徵不得免矣。其為君德之累，可勝計耶。一言而全直臣，於將死之際，立太宗於無過之地，雖古之賢后，何以逾此。吁，可仰哉！吁，可仰哉！以上皆德選者

漢武帝衛后，字子夫，生微也。為平陽主謳者。平陽公也。武帝過平陽，王主見所待美人，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得幸。主因送人宮。後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後色衰，遭巫蠱事自殺。成帝趙后，本長安宮人，壯屬陽河王家，學歌舞，名曰

飛燕。成帝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婕妤。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封婕妤，父為成陽侯。諫大夫劉輔上書，以為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辨天

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書奏。上使侍御史侯縛。輔繫掖庭。秘獄。後月餘。立婕妤為皇后。寵火衰。而弟昭議絕。幸後以殘滅繼嗣。危宗廟。貶為孝成皇后。又廢為庶人。自殺。

臣按二后。一以譖者進。一以歌者進。始進不正。其能終乎。古今以色選者。非一。姑錄一事為方來之鑑。他不悉紀云。又按漢之選后。色進之外。有以親進者。孝惠張后。宣平侯敖女。敖尚帝姊。魯元公主。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

后。欲使生子。萬方終無子。遂使陽壽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後呂氏滅。后廢處北宮。武帝陳后。長公主嫖女。初武帝為太子。長主有力。取長主女為妃。父帝即位。擅寵驕貴。十餘年。無子。後以媚道。覺廢處長門宮。成帝許后。平恩侯嘉女。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事見後故選嘉女以配太子。成帝即位。立為后。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久之。寵益衰。後以媚道祝詭。音詛廢處昭臺宮。三后憑舊姻以進。本欲隆戚里之恩。而驕恣怙

寵祇速禍敗。由其以親而不以德故也。後漢則桓帝梁后亦然。梁氏自順烈后順帝后至此凡二后矣。后順烈女弟也。時太后秉政而梁冀顯朝后獨得寵幸。藉姊兄勢恣極奢靡。及太后崩恩愛稍衰。后既無子。潛懷怨忌。每宮人孕育鮮得至者。冀誅追廢為貴人。及晉之楊氏兩為帝后。其禍尤烈。見後外屬事中。親進之外。又有以妃嬪進者。文帝元年。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毋為皇后。即竇氏也。竇生景帝。古者天子諸侯皆娶太國。其國以姊妹從。正

妃死次妃攝行內事。而無有嗣。升后夫人之位者。故齊桓公葵丘之盟。毋以妾為妻。魯公子荆之母嬖。哀公將以為夫人。使宗人嬰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司宗。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王娶於薛。孝惠娶於商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春秋之世。犯葵丘之盟者多矣。獨宗人嬰夏能守其禮。自漢文以後。人主惟意所向。不復議矣。若魏文帝將立郭貴嬪為后。而中郎賤潛爭之。唐明皇將立武惠妃

爲后而御史潘好禮爭之。千數百年之間能守此禮者又獨二臣爲然。餘則惟主意所欲且習以爲常無復議之者矣。嗚呼禮之失久矣。誠欲重帝王之匹正風化之本其可苟乎。

以上論謹選立之道。臣按元祐中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言於

宣仁聖烈皇后曰臣伏奉詔旨。

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乃國家大事萬世之本。福祚所繫風

化所先自古聖主重之。今

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謹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爲

陛下悉數而詳陳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爲昏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黃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嫫祖。爲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黃帝

之後也。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瀉汭，遂有天下。大禹娶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

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爲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姒之德也。詩入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至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

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亾也皆有嬖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亾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娥其亾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亾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爲永鑑者秦漢以後婚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皆有后德出於勲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爲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來未有如

本朝家法也

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

陛下遠觀上古近鑑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矣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

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爲文帝文帝爲漢之賢王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後成者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大昏爲大太昏至矣太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

謂已重乎蓋深非之也臣今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爲過隆願

陛下勿以爲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臣謹按禮冠昏惟有主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惟以士禮推而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

無配偶者哉。至於鄙慝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俗。上流官禁。有涉於此者。願

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降。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王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

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冊曰。宗公鼎臣。誦言

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為言。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為聖者。能從眾也。進言者必曰此

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太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

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理。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之望。况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

陛下下日降詔云立某氏為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
 聖志既定而眾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昏公曰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臣謂自昔論擇后者未有若

范祖禹之詳備故著于篇以為法云

